

韓國詩話全編校注

蔡美花 趙季子

七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蔡美花 趙季 主編

韓國詩話全編校注

劉暢 本冊

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目錄

陽葩談苑(任廉)		劉暢校注	五一—三
海東詩話(佚名)		任曉麗校注	五五—九一
青邱詩話拾遺稿(徐湄)		劉暢校注	五六—八一
阮堂詩話(金正喜)		劉暢校注	五七—七七
詩家點燈「一—四卷」(李圭景)		余才林、劉暢校注	五七—八四

陽葩談苑

任廉撰

劉暢校注

八卷。此書藏於國立中央圖書館。內容除收錄洪萬宗《詩話叢林》二十四種詩話以外，增加《左海哀談》、《楓岩輯話》、《梅翁聞錄》、《二句錄》、《小華詩評》、《清脾錄》、《蟾泉漫筆》等七種。大部分為選抄，唯獨《柏谷》、《水村》、《玄湖》三詩話全部收錄。據《韓國詩話叢編》影印本校注。

自序

余素不嫻聲病，而每見古人佳作，輒欣然企慕諷玩乃已。家有高祖考《水村謾錄》一編，所載簡略。故因旁蒐諸家所著詩話，抄錄而裒益之。歷八稔始成若干卷，總名之曰《陽葩談苑》。其中巧拙並收，雅俚畢陳者，不敢以己見折衷而增刪之也。噫！古之太史氏採詩於閭巷，觀風俗之美惡，考政教之得失，此道寥廓蓋已久矣。叔世以還，驚菁華而遺實理，拘聲律而少自然，作者愈多，詩道愈下，良可慨耳。雖然吾邦龐鴻昌明之氣侔於中華，泱泱海東之風足以補周樂之缺，覽此編者，毋徒為牕下談噓之資，以備採擇懲勸之用則幸矣。歲闌逢涒灘秋七月既望，西河後人任廉直汝書。

凡例

一、如《破閑集》、《補閑集》、《東人詩話》專是詩話，當以全書看閱，故茲不抄錄。如《櫟翁稗說》、《於于埜譚》等十餘書，乃記事之書而間有詩話，故今只拈出詩話別為一編，以備吟玩。

一、諸家詩話各述所聞，故記有同異。若三人記一詩，而兩同一異，則從其同者；若前後人記一詩而無差，則錄以前人；若前後人所記或詳或略，則不拘前後，錄其詳者。

一、凡詩重錄者輒皆刪去。而或詩同而評異者，及與他詩轉集而題品者，雖屢次疊見，並存之以資考覽。

一、《南壺谷詩話》初多誤錄處，故壺谷追後手改，便成新舊二本，今從其新本。《清脾錄》只用我國詩話。

一、諸公所撰詩話，哀而合之病其太繁，今抄其最要者編之。

一、先輩所錄雖非詩句，其所評論有不可不知者則並錄之，使人資其見識，而有補於詩道焉。

一、柏谷、水村、玄湖三詩話全數俱錄。

暘葩談苑·金

暘葩談苑卷之一目錄

白雲小說（李奎報）

櫟翁稗說（李齊賢）

慵齋叢話（成俔）

秋江冷話（南孝溫）

搜聞瑣錄（曹仲）

白雲小說（李奎報撰）

我東方自殷太師東封，文獻始起，而中間作者世遠不可聞。《堯山堂外紀》記乙支文德事，且載其有《遺隋將于仲文》五言四句，詩曰：『神策究天文，妙算窮地理。戰勝功既高，知足願云止。』句法奇古，無綺麗雕飾之習，豈後世委靡者所可企及哉？按乙支文德，高句麗大臣也。

新羅真德女主《太平詩》，載於《唐詩類紀》，其詩高古雄渾，比始唐諸作不相上下。是時東方文風

未盛，乙支文德一絕外無聞焉，而女主乃爾亦奇矣。詩曰：『大唐開鴻業，鬼鬼皇猷昌。止戈戎衣定，修文繼百王。統天崇雨施，理物體含章。深仁偕日月，撫運邁時康。幡旗既赫赫，鉦鼓何煌煌。外夷違命者，剪覆被天殃。和風凝宇宙，遐邇競呈祥。四時調玉燭，七曜巡萬方。維嶽降宰輔，維帝用忠良。五三成一德，昭載皇家唐。』按小注曰『永徽元年，真德大破百濟之衆。乃織錦作五言《太平詩》以獻』云。按永徽，乃高宗年號也。

崔致遠孤雲有破天荒之大功，故東方學者皆以為宗。其所著《琵琶行》一首載于《唐音·遺響》，而錄以無名氏。後之疑信未定，或以『洞庭月落孤雲歸』之句，證為致遠之作，然亦未可以此為斷案。如《黃巢檄》一篇雖不載於史籍，巢讀至『不惟天下之人皆思顯戮，抑亦地中之鬼已議陰誅』，不覺下床而屈。如非泣鬼驚風之手何能至此！然其詩不甚高，豈其人中國，在於晚唐後故歟？

按《唐書·藝文志》載崔致遠《四六》一卷，又刊《桂苑筆耕》十卷。余未嘗不嘉其中國之廣蕩無外，不以外國人為之輕重，而既載于史，又令文集行於世。然於《文藝》列傳不為致遠特立其傳，余未知其意也。若以為其事蹟不足於立傳，則致遠十二渡海入唐遊學，一舉中甲科及第，遂為高駢從事，檄黃巢，黃巢氣沮，後官至道統巡官侍御史。及將還本國也，同年顧雲贈《儒仙歌》，其一句曰『十二乘舡渡海來，文章感動中華國』。其自敘亦云：『巫峽重峰之歲，絲入中華；銀河列宿之年，錦還東國。』蓋言十二而入唐，二十八而東還也。其跡章章如此，以之立傳，則固與《藝文》所載沈佺期、柳並、崔元翰、

李頻輩之半紙列傳有間矣。若以外國人，則已見於《志》矣。又于《藩鎮虎勇》，則李正己、黑齒常之等皆高麗人也，各列其傳，書其事備矣。奈何於《文藝》，獨不為致遠立其傳耶？余以私意揣之，古之人于文章不得不嫌忌，況致遠以外國孤蹤入中朝，躊躇當時名輩，若立傳，直其筆，恐涉其嫌，故略之歟？是余所未知者也。

三韓自夏時始通中國，而文獻蔑蔑無聞，隋唐以來，方有作者。如乙支之貽詩隋將，羅王之獻頌唐帝，雖在簡冊，未免寂寥。至崔致遠入唐登第，以文章名動海內。有詩一聯曰：『崑崙東走五山碧，星宿北流一水黃。』同年顧雲曰：『此句即一輿地志也。』蓋中國之五岳皆祖于崑崙山，黃河發源於星宿海，故云。其《題潤州茲和寺》一句云：『畫角聲中朝暮浪，青山影裏古今人。』學士朴仁范《題涇州龍朔寺》詩云：『燈撼螢光明鳥道，梯回虹影落岩扃。』參政朴寅亮《題泗州龜山寺詩》云：『門前客棹洪波急，竹下僧棋白日閑。』我東之以詩鳴於中國，自三子始，文章之華國有如是夫！

俗傳學士鄭知常嘗肄業山寺。一日夜月明，獨坐梵閣，忽聞咏詩聲曰：『僧看疑有剎，鶴見恨無松。』以為鬼物所告。後人試院，考官以《夏雲多奇峰》為題而押『峰』韻。知常忽憶此句，乃續成書呈，其詩曰：『白日當天中，浮雲自作峰。僧看疑有剎，鶴見恨無松。電影樵童斧，雷聲隱寺鍾。誰云山不動，飛去夕陽風。』考官至領聯，極稱警語，遂置之鬼級云。『僧看』『鶴見』一聯雖佳，其他皆是稚髻語，何所取而至於居魁，未可知也。

侍中金富軾、學士鄭知常，文章齊名一世，兩人爭軋不相能。世傳知常有『琳宮梵語罷，天色淨琉璃』之句，富軾喜而索之，欲作己詩，終不許。後知常為富軾所誅，作陰鬼。富軾一日《咏春》詩曰：『柳色千絲綠，桃花萬點紅。』忽于空中，鄭鬼批富軾頰曰：『千絲萬點，有孰數之也？何不曰『柳色絲絲綠，桃花萬點紅。』』富軾心頗惡之。後往一寺，偶登廁，鄭鬼從後握陰囊，問曰：『不飲酒，何面紅？』富軾徐曰：『隔岸丹楓照顏紅。』鄭鬼緊握陰囊曰：『何物皮囊子？』富軾曰：『汝父囊鐵乎？』色不變。鄭鬼握囊尤力，富軾竟死於側焉。

濮陽吳世才德全，為詩遒邁勁俊，其詩之膾炙人口者不為不多，而未見其能押強韻。及登北山欲題戟岩，使人呼韻，其人故以險韻呼之。吳題曰：『北嶺石巉巖，邦人號戟岩。迴轡乘鶴晉，高刺上天咸。揉柄電為火，洗鋒霜是鹽。何當作兵器，亡楚却存凡。』其後有北朝使，能詩人也，聞此詩再三歎美，問：『是人在否？今做何官？儻可見之耶？』我國人茫然無以對。余問之曰：『何不道今之制誥學士耶？』其昧權如此，可歎。

先輩有以文名世者七人，自以為一時豪俊，遂相與為七賢，蓋慕晉之七賢也。每相會飲酒賦詩，旁若無人，世多譏之。時余年方十九，吳世才德全許為忘年友，每攜詣其會。其後德全遊東都，余復詣其會，李清卿目余曰：『子之德全，東遊不返，子可補耶？』余立應曰：『七賢豈朝廷官爵而補其缺耶？未聞嵇、阮之後有承乏者。』闔坐皆大笑。又使之賦詩，占『春』『人』二字，余立成口號曰：『榮參竹下

會，快倒甕中春。未識七賢內，誰為鑄核人。』一座頗有愠色，即傲然大醉而出。余少狂如此，世人皆目以為狂客也。

余昔登第之年，嘗與同年遊通濟寺。余及四五人佯落後徐行，聊鞍唱和，以首唱者韻，各賦四韻詩。此既路上口唱，非有所筆，而亦直以為詩人常語，便不復記之也。其後再聞有人傳云：『此詩流入中國，大為士大夫所賞。』其人唯誦一句云：『寒驢影裏碧山暮，斷雁聲中紅樹秋。』此句尤其所愛者。余聞之，亦未之信也。後復有人能記一句云『獨鶴何歸天杳杳，行人不盡路悠悠。』其首、落句則皆所不知也。余雖未聰明，亦不甚椎鈍者也。豈其時率爾而作，略不置意而偶忘之耶？昨者歐陽伯虎訪余，有座客言及此詩，因問之曰：『相國此詩傳播大國，信乎？』歐遽對曰：『不唯傳播，皆作畫簇看之。』客稍疑之。歐曰：『若爾，余明年還國，可齎其書及此詩全本來以示也。』噫！果若此言，則此實非分之言，非所敢當也。次前所作絕句贈歐曰：『慚愧區區一首詩，一觀猶足又圖為？雖知中國曾無外，無乃明公或有欺。』

余自九齡始知讀書，至今手不釋卷。自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六經》、諸子百家、史筆之文，至於幽經僻典、梵書道家之說，雖不得窮源探奧、鉤索深隱，亦莫不涉獵游泳、采菁摭華，以為騁詞摘藻之具。又自伏羲已來，三代兩漢秦晉隋唐五代之間，君臣之得失，邦國之理亂，忠臣義士奸雄大盜成敗善惡之跡，雖不得並包並括，舉無遺漏，亦莫不截煩撮要，覽觀記誦，以為適時應用之備。其或操觚引紙題咏風月，

則雖長篇巨題多至百韻，莫不馳騁奔放筆不停輟，雖不得排比錦繡編列珠玉，亦不失詩人之體裁。顧自負如此，惜終與草木同腐，庶一提五寸之管，歷金門，上玉堂，代言視草，作批敕訓令，皇謨帝誥之詞，宣暢四方，足償平生之志，然後而已。豈碌碌瑣瑣求斗升祿，謀活其妻子之類乎？嗚呼！志大才疏，賦命窮薄，行年三十，猶不得一郡縣之任，孤苦萬狀，有不可言者，頭顱已可知已。自是遇景則漫咏，遇酒則痛飲，以放浪於形骸之外。方春，風和日暖，百花競發，良辰不可負也。遂與尹學錄置酒飲賞，作詩累十篇，興闌，因醉睡。尹呼韻，勸余賦詩，余即步韻而應曰：『耳欲為聾口欲瘖，窮途益復世情諳。不如意事有八九，可與語人無二三。事業皋夔期自比，文章班馬擬同參。年來點檢身上，不及前賢是我慚。』尹謂余曰：『以八九對二三，平仄不調。公于平日，文章浩汗激越，雖屢百韻律，一揮而就，雨歇風迅，無一字瑕點。今為一小律反違簾，何也？』余曰：『我今夢中所作，故有不擇發耳，「八九」改之以「千萬」亦無不可，但太羹玄酒不下醕酢，大家手段固如是也。公豈知之耶？』言未訖，忽欠伸而覺，乃一夢也。遂以夢事具言于尹曰：『夢中便說夢作，此所謂夢中夢也。』相對胡盧，因戲占一絕曰：『睡鄉偏與醉鄉鄰，兩地歸來只一身。九十一春都是夢，夢中還作夢中人。』

余本嗜詩，雖宿負也，至於病中尤酷好，倍於平日，亦不知所以。每寓興觸物，無日不吟，欲罷不得，因謂曰：『此亦病也。』曾著《詩癖篇》以見志，蓋自傷也。又每食不過數匙，唯飲酒而已，常以此為患。及見《白樂天後集》之老境所著，則多是病中所作，飲酒亦然。其一詩略云：『我亦定中觀宿命，多生債負是歌詩。不然何故狂吟咏，病後多於未病時。』《酬夢得詩》云：『昏昏布衾底，病醉睡相

和。『服雲母散』詩云：『藥消日晏三匙食。』其餘亦仿此。余然後頗自寬之曰：『非獨余也，古人亦爾。此皆宿負所致，無可奈何矣。』白公病暇滿一百日解綬，余於某日將乞退，計病暇一百有十日，其不期相類如此，但所欠者，樊素、小蠻耳。然二妾亦於公年六十八皆見放，則何與於此時哉！噫！才名德望雖不及白公遠矣，其於老境病中之事，往往多有類余者。因和《病中十五首》以紓其情。其自解曰：『老境忘懷履坦夷，樂天可作我之師。雖然未及才超世，偶爾相侔病嗜詩。較得當年身退日，類余今歲乞骸詩。』落句缺。

白雲居士，先生自號也。晦其名，顯其號。其所以自號之意，其在先生《白雲語錄》。家屢空，火食不續，居士自怡怡如也。性放曠無檢，六合為隘，天地為窄。嘗以酒自昏，人有邀之者，欣然輒造，徑醉而返，豈古淵明之徒與？彈琴飲酒，以此自遣，此其實錄也。居士醉而吟一詩曰：『天地為衾枕，江河作酒池。願成千日飲，醉過太平時。』又自作贊曰：『志固在六合之外，天地所不囿。將與氣母游於無何有乎！』

余按《西清詩話》載王文公詩曰：『黃昏風雨暝園林，殘菊飄零滿地金。』歐陽修見之曰：『凡百花皆落，獨菊枝上粘枯耳，何言落也？』文公大怒曰：『是不知《楚辭》云：『夕餐秋菊之落英』，歐陽修不學之過也。』余論之曰：『詩者，興所見也。余昔於大風疾雨中見黃花亦有飄零者。文公詩既云『黃昏風雨暝園林』，則以興所見。拒歐公之言，可也。強引《楚辭》，則其曰：『歐陽其何不見此？』亦足

矣。乃反以不學目之，一何褊歟！修若未至博學洽聞者，《楚辭》豈幽經僻說而修不得見之耶？余於介甫，不可以長者期之也。』

余昔讀梅聖俞詩，私心竊薄之，未識古人所以號『詩翁』者。及今閱之，外若蕭弱，內含骨鯁，真詩中之精雋也。知梅詩然後可為知詩者也。但古人以謝靈運詩『池塘生春草』為警策，余未識佳處。徐凝《瀑布》詩『一條界破青山色』則余擬其佳句，然東坡以為惡詩。由此觀之，余輩之知詩，其不及古人遠矣。又陶潛詩恬然和靜，如清廟之瑟，朱絃疏越，一唱三歎。余欲效其體，終不得其仿佛，尤可笑已。

宋朝禪子祖播，因歐陽白虎東來，以詩一首寄我國空空上人，兼貺漆鉢五器，斑竹杖一事，又名庵曰『兔角』，手書其額以寄之。余嘉兩師千里相契之意，又聞歐陽君詩名，亦復渴仰，因和二首詩云：『去此中華隔大瀛，兩公相照鏡心清。空師方結蜂窠室，播老遙傳兔角名。杖古尚餘斑竹暈，鉢靈應秀碧蓮莖。誰教一日親交錫，共作金毛震地聲。』逸從千里渡滄瀛，詩韻猶含山水清。可喜醉翁流遠派，尚教吾輩飽香名。凌霄玉樹高千丈，瑞世金芝擢九莖。早挹英風難覲面，何時親聽咳餘聲。』

禪師惠文，固城郡人也。年三十餘始中空門選，累繼秩至大禪，嘗住雲門寺。為人抗直，一時名士大夫多從之遊。喜作詩，得山人體。嘗題普賢寺云：『爐火烟中演梵音，寂寥生白室沈沈。路長門外人南北，松老崖邊月古今。空院曉風饒鐸舌，小庭秋露敗蕉心。我來寄傲高僧榻，一夜清談直萬金。』

幽致自在，頷聯為人傳誦，因號松月和尚。

余夢游深山迷路，至一洞，樓臺明麗頗異，問傍人：『是何處也？』曰：『仙女臺也。』俄有美人六七人，開戶出迎入坐，苦請詩。余即唱云：『路入玉臺呀碧戶，翠蛾仙女出相迎。』諸女頗不肯之。余雖不知其故，遽改曰：『明眸皓齒笑相迎，始識仙娥亦世情。』諸女請續下句，余讓于諸女。有一女續之云：『不是世情能到我，為憐才子異于常。』余曰：『神仙亦誤押韻耶？』遂拍手大笑，因破夢。余追續之曰：『一句才成驚破夢，故留餘債擬尋盟。』

西伯寺住老敦裕師見寄二首，使者至門督促，走筆和寄云：『不是皇恩雨露疏，烟霞高想自居幽。須知紫闥催徵召，休戀青山久滯留。遁世真人甘屏跡，趨時新進競昂頭。象王他日來騰踏，狐鼠餘腥掃地收。』莫怪長安鯉信疏，俗音那到水雲幽。岩堂烟月棲身穩。京輦風塵戀祿留。道韻想君冰入骨，宦遊憐我雪蒙頭。掛冠何日攀高躅，六尺殘骸老可收。』又別成一首謝惠燭曰：『東海孤雲十世孫，崔致遠十世孫，致遠字孤雲。文章猶有祖風存。兩條金燭兼詩貺，詩足清心燭破昏。』師答書曰：『余恐湮沒無傳，今上板，釘於壁上，以壽其傳云。』

夜夢有人以青玉硯滴小瓶授余，扣之有聲，下圓而上尖，有兩竅極窄，復視之無竅。寤而異之，以詩解之曰：『夢中得玉瓶，綠瑩光鑑地。扣之鏗有聲，致潤宜貯水。剩將添硯波，快作詩千紙。神物

喜幻化，天工好兒戲。脂然翻閉口，不受一滴泚。有如仙石開，罅縫流青髓。須臾復堅合，不許人容指。混沌得七竅，七日乃見死。怒風號衆穴，萬擾從此起。鑽瓠憂屈轂，穿珠厄夫子。凡物貴其全，剝鑿反為累。形全與神全，要問漆園吏。』

知奏事崔公宅，千葉榴花盛開，世所罕見。特喚李內翰仁老、金內翰克己、李留院湛之、咸司直淳及余，占韻命賦。余詩云：『玉顏初被酒，紅暈十分侵。葩馥鍾天巧，姿嬌挑客尋。麝香晴引蝶，散火夜驚禽。惜豔教開晚，誰知造物心？』自況余晚達。

余于中秋泛舟龍浦，過洛東江，泊犬灘。時夜深月明，迅湍激石，青山蘸波，水極清澈，跳魚走蟹俯可數也。倚舡長嘯，肌髮清快，洒然有蓬瀛之想。江上有龍源寺，僧出迎相對略話。因題二首：『水氣淒涼襲短衫，清江一帶碧於藍。柳餘陶令門前五，山勝禹強海上三。天水相連迷俯仰，雲烟始捲辨東南。孤舟暫係平沙岸，時有胡僧出小庵。』清曉泛龍浦，黃昏泊犬灘。點雲欺落日，狼石捍狂瀾。水國秋先冷，航亭夜更寒。江山真勝畫，莫作畫屏看。』遇興率吟，亦未知中於格律也。

翌日放舟不掉，順流東下，夜泊原興寺前。寄宿舡中，時夜靜人眠，唯聞水中跳魚潑潑然有聲。余枕臂小眠，夜寒不得久寐。漁歌商笛，相聞於遠近。天高水清，沙明岸白，波光月影，搖盪舡閣。前有奇岩怪石，如虎踞熊蹲。余岸幘徙倚，頗得江湖之樂。況日擁紅粧，管絃歌吹，得意而遊，則其樂何勝

道哉？得詩二首云：『碧天浮遠水，雲島識蓬萊。浪底紅鱗沒，烟中白鳥來。灘名隨地換，山色逐舟回。喚取江城酒，悠然酌一杯。』夜泊沙汀近翠岩，坐吟蓬底撚疏髯。水光澈澈搖舡閣，月影微微落帽沿。碧浪漲來孤岸沒，白雲斷處短峰尖。管聲啁哳難堪聽，須喚彈箏玉指纖。』時使一吏吹笛。

余奉朝敕，課伐木于邊山，以其常督伐木，故呼余曰『斫木使』。余於路上，戲作詩曰：『權在擁軍榮可詫，官呼斫木辱堪知。』以類於擔夫樵者之事故也。初入邊山，層峰復岫，昂伏屈展，旁俯大海。海中有群山嵎島，皆朝夕之所可至。海人云：『得便風，去中國亦不遠也。』嘗過主史浦，明月出嶺，晃暎沙渚，意思殊蕭洒，放轡不驅，前望滄海，沉吟良久，馭者怪之。得詩一首云：『一春三過此江頭，王事何曾怨未休。萬里壯濤奔白馬，千年老木臥蒼虬。海風吹落蠻村笛，沙月來迎浦谷舟。擁去騶童應怪我，每逢佳景立遲留。』余初不思為詩，不覺率然自作也。

詩有九不宜體，是余之所深思而自得之者也。一篇內多用古人之名，是『載鬼盈車體』也。攘取古人之意，善盜猶不可，盜亦不善，是『拙盜易擒體』也。押強韻無根據，是『挽弩不勝體』也。不揆其才，押韻過差，是『飲酒過量體』也。好用險字，使人易惑，是『設坑導盲體』也。語未順而勉引用之，是『強人從己體』也。多用常語，是『村父會談體』也。好犯丘、軻，是『凌犯尊貴體』也。詞荒不刪，是『莠莠滿田體』也。能免此不宜體格，而後可與言詩矣。